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
第一回 喬篡竊亂登祈年殿 綱領哀唱《望江南》

太平昌明之世，謳歌歸頌之元，一陽初泰之月，鍾璣奏雅之日。中華民國遍地笙歌，紀念良辰，徹天歡喜。百萬方裡，沒一處不彩麗燈明，四萬萬人民，沒一個不酒酣飯飽，吾大總統稱堯述舜，勤政愛民，特發了個與民同樂的大願，將京師禁地，一律開放。百姓一個個歡天喜地；旌旗鼓樂，把一座周圍百里的大都，裝點得五光十色，晝暗宵明。那萬家爆竹，比庚子年的槍炮還熱鬧；百尺鼇山，比圓明園的劫火還絢爛。真是御樓大笙甫，九天舞竹之時；仙仗玉京，萬里笙歌之會了。卻說那天壇為遊人麋聚之地，說的唱的，跳的走的，各種玩意兒都有，一處處都是萬頭攢動，彩聲不絕。獨有兩個懶漢，一個叫劉哈兒，一個叫馬回子。這兩個人平日也各有各的事業。那馬回子是椎埋巨擘，劉哈兒是肱篋舊家。這日喝得醺醺的，在各處混了一回，覺得這「紀念」兩字，半明不白的沒甚有趣，便逕上祈年殿來。

那祈年殿前，玉檻蟠螭，銀階砌竦，遠山拄笏，近樹垂紳。

當日龍鱗映日，鳳翬拖雲，仙樂御香，百官侍從，正不知何等？皇整肅，想不到今朝竟被這兩個懶漢嘻皮笑臉躡躑而登，那殿門平常是鎖著的，這日也照例開放。劉哈兒等向殿外走了一遍，便大踏步進殿。見四面空空洞洞的，中間設了個神位。

神位旁邊排列著一個個的木籠，籠都閃著列祖列宗的神牌。一隻巨大無比的寶座，座上結了個蛛網，一個蛛兒踞在中間，大有楚重瞳「取而代之」的氣概。

哈兒見四面無人，拾了根枯枝，將蛛網一卷，笑叱道：「你也配蹲在這兒！」那蛛兒各索爬開，哈兒便一躍登座，笑向馬回子道：「屈你充個軍機大臣罷！」馬回子笑道：「呸，你也瞧瞧自己的嘴臉配不配！快滾下來，把這位子給我罷！」劉哈兒道：「你要來覬覦非分麼？看我一封丹詔，驅逐你出京去！」

馬回子笑著罵著，將劉哈兒夾頸一拎道：「你要驅我出京，我先逼你退位。」劉哈兒被回子一拎，身子蹲不住，便小雞般跌了下來，馬回子一臀坐定道：「做皇帝不算時髦，我來做個總統給你看。」劉哈兒道：「呸，殿還是殿，寶座還是寶座。

總統罷，皇帝罷，憑你便了……」說沒有完，遠遠有幾個人走來，兩個便一縷煙走了。

那走來的人，一個姓危名言，是前門外元通庵側的一個教讀先生，一個是元通庵道士。兩人一步步上了崇階，憑檻眺望了一回。危先生歎口氣道：「不圖天壇乃有今日！」道士道：

「先生這句話是替天壇傷心，還是替天壇快意呢？」危先生道：

「傷心不敢，快意何曾。我只覺得凡百見聞，動增感慨罷哩。」

道士歎道：「清室自無存理。只年來種種，也把吾中華道德名教斲喪太甚了。不要說別件，就是我們隔壁那個當小子的，如今不是簇新的部曹麼？」危先生道：「爛羊都尉，牧豬將軍。

叔季仕途，原多如此。我們住在這北京也久了，這一雙冷眼正不知看盡了多少升沉；滿腹熱腸，裝遍了多少齷齪。還有什麼稀奇呢！」說完，不覺一雙老淚，止不住洩瀾起來。

兩人正黯然相對，忽聽得遠遠的一陣弦索聲，接著又是一陣喝采聲。道士強笑道：「把不乾己事傷心他什麼？橫豎你坐定了條冷板凳，我抱住了部《玉皇經》，上不為亂臣，下不為賊子，無功無罪，得過且過。還管那些事做甚？你不聽那廂歡聲動地，一片太平麼？我們也去樂一回，莫被他們占了便宜去。」

說完，拉了危先生便走，危先生拭淚歎道：「國慶大典，獨我來歡場揮涕。那班時髦百姓見了，不說是喪心病狂，也便說是存心詛咒哩。」

兩人下了祈年殿，慢慢向人叢中走來。見一處處人山人海，呼笑雜作。想擠也擠不上去，便出了天壇。出門不上十步，見一個布篷兒。篷外豎著根竹竿，竿上挑著張白紙兒，寫著「故都新唱」四個字。再看篷底時，一個蒼頭皓首的黃冠，捧著只三弦兒，低眉垂目的調著。兩人覺得這黃冠倒很有些意思，便走將前去，聽著他調了一回，將三弦放下，喝了口茶，便低低的說了四句開詞出來。詞曰：

玉泉山上白雲飛，昆明湖邊鶉鴉啼。

惟有年年新燕子，猶向達官樑上棲。

這四句開詞原也憂深思遠，不覺把兩人聽住了。那黃冠歇了半晌，接著便唱起他的正本來道：

我一唱，一唱一洩瀾。妖火經天流帝座，金人墮淚下銅台，一夕六宮開。

我再唱，一唱一洩瀾。玉棟珠簾賓館起，軟輿細馬貴人來，豐彩各非凡。

我三唱，一唱一洩瀾。折矢刑牲成信誓，彎弓盤馬故徘徊，然到劫餘灰。

我四唱，一唱一洩瀾。未嫁天孫工逋負，半妝妃子好豐裁，新樣鬥眉彎。

我五唱，一唱一洩瀾。塞外狼煙紅似血，寰中人骨白於灰，猶自舞瓊台。

我六唱，一唱一洩瀾。劉毅繞牀豪氣盡，分司入座美人回，行樂洵多才。

我七唱，一唱一洩瀾。吮啜計工如蟻蝨，睚眦怨結誤蜂蠆，寄語不如歸。

我八唱，一唱一洩瀾。芻狗未聞加斧鉞，銅駝會見臥蒿萊，不盡為君哀。

危先生聽到這兒，不覺入耳痛心，再忍不住，上前拱手問道：「尊唱含括近事，憂心如焚。不知共編了多少？倘能刊行數千部，唱遍人間，不是件功德麼？」那黃冠瞪瞪看了危先生一眼，冷然道：「居士辛苦。天地不毀，拙歌不了。要教我刊行全部，咳！留得這雙老眼，看得見千奇萬怪，怕這三條弦上揮彈不盡哩。」

危先生道：「這曲中事實，都是你老人家親見過來的麼？」

黃冠如沒見的一般，向天望了望，道：「風雲詭幻，炎涼不定，天心人事，大略可知。雨快來了，居士請便罷！」說完，把竹竿拔了，抱著三弦翩然竟去。危先生發了回怔，才回頭向道士歎道：「可知世上傷心人不止吾儕哩。」真是：

借他一掬傷心淚，發我三年鑄鼎書。